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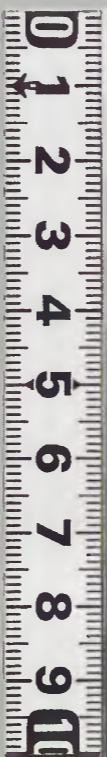
梁惠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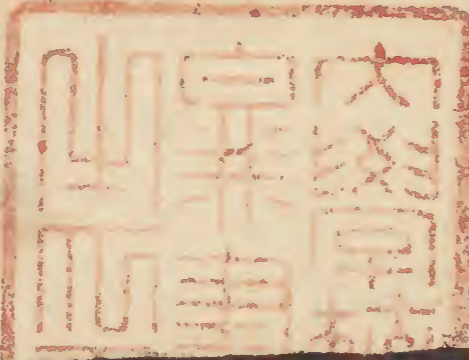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九三〇	一五二	一五	類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九三〇	一五二	類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30	
冊數	15	(	5)
函號	277		50

不許帶出





四書蒙引卷之九

○孟子序

○今欲講孟子則孟子序亦當看過蓋朱子以前孟子只有後漢趙氏一篇題辭及朱子集註之成蓋有不滿於題辭者故特於篇首節錄出本傳及韓子程子楊氏之言使以讀孟子者開卷之初已得孟子之履歷學術之大槩亦提綱挈領之意今時初場雖不以命題然二場三場往往有及之者不可畧也蓋舉本可以該末正學本於科舉人但能以程朱所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淺草文庫

以教人為學者而學焉則理得於心形於身舉而敷之筆下自然詞理俱到出入一頭地矣

○史記列傳

漢大史令司馬遷讀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一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中間惟孔子布衣七十列傳以志卿大夫士庶孟子列其中也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帝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斬削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右出文

獻通考晁氏云○趙氏趙岐也字邠卿一字臺卿東漢京兆人首尊信孟子為之章句分為十四篇又為之題辭辭即序也岐每好異故獨名題辭此孟子題辭註云然也其出處見古今紀要趙岐中常侍唐衡兄玠尹京以岐輕議已殺其家岐逃難賣餅北海孫嵩載藏復璧諸唐滅拜刺史并州坐黨事免守燉煌為賊所執詭辭免獻帝西都副焉日磔撫天下所至皆喜貽書公孫瓚紹等各引兵去說劉表衛朝廷死荆州右出紀事

○騶本作鄒本邾國也

按史紀本傳註邾後徙於鄒故又稱鄒如魏都大梁而稱梁

類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依吳氏程註孟子游齊梁時距孔子時一百六十餘歲云  
 見得不是親受業少微鑑載孟軻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  
 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云此大抵後人所為欲湊成  
 思孟一段授受者耳○此段本出孔叢子正朱註所謂趙氏  
 註及孔叢子等書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也○吳氏程  
 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無人畔  
 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

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莫莫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  
 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一去孔子四五十  
 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矣故孟子但曰私  
 淑諸人而集註以謂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只稱門人○愚  
 按綱目孟軻至魏分註又為受業孔子之孫子思蓋兩存以  
 備考定耶○下條韓子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  
 曾子然則受于子思門人者從史遷之言親受子思者從韓  
 子之言恐當從史遷○此段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  
 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如此輕他如  
 顏子則曰夫子循循云云曾子亦屢曰吾聞諸夫子

索隱云○索隱者河內司馬貞所為史記索隱也所謂小司馬者有自序署為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閣學士但不知為何代人以序文考之蓋唐人也

○孔叢子

○通考第二百九板晁氏云楚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托目疾而退論註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為言聚也

○道既通○此句亦只可淺說若正經說到道處又非司馬遷見識所能到遷之見只是說他學通相似○趙氏曰孟子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蓋為見其屢引詩書而以為尤熟於此耳不然何以知其獨長於此後學如此比度前賢其亦無據而可笑無恠乎高子以追蠹而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故程子闢之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古史亦據史記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二十二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二年

壬寅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註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湣王之元年伐燕事史記以為齊湣王十年丁未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未史記通鑑之不同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湣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閔王為是孟子謂為宣王乃傳寫之誤耳吾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據綱目則孟子先游梁後適齊蓋孟子游齊梁時年皆晚矣故於梁則惠王一見稱之曰叟於齊則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是以齒德自居也蓋是四十不動心乃始出而欲擔當天下事也新安陳氏謂伐燕事以淖齒證之閔王為是此不知何謂也淖齒是楚人楚使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閔王殺之擢其筋懸之廟梁而死後為王孫賈所誅其見於史記者如是此只足以證湣王為燕所敗何足以證伐燕之必為湣王事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淖齒無傳○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二年當湣王十年齊伐燕事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及梁惠襄及齊湣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

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此段今斷從黃氏曰抄蓋孟子出於所見史記得於所聞所聞不如所見之真况湯公通鑑又自與史記相戾不知温公生於千載之下又何據而不從史記也義理則可斷若事實年次安得從而知昔人之非耶故以孟子所稱齊王而不曰宣王蓋為湣王此說應是○愚按此說誠長清亦每有此私議為諸侯謀救燕伐齊不成也若湣王則遂為諸侯所滅又不止燕人畔也  
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

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上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稱王也燕噲遜國在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二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即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二年齊湣王方代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

歲王子當不及見潛王卒故王子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  
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只說齊王至孟嘗考  
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為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  
王不足為聖世道設者遂亦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故私記  
之以俟考古者質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云濶於事情○此言其所以齟齬於  
時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止是以所如不合○此言其所以齟齬  
於時也須以攻伐縱橫字與唐虞三代之德字相對者

○秦用商鞅○鞅本衛之公族綱目大書衛鞅後封之於商地

故又稱商鞅

○楚魏用吳起○起初用於魏魏武帝卒奔楚楚君類卒楚人  
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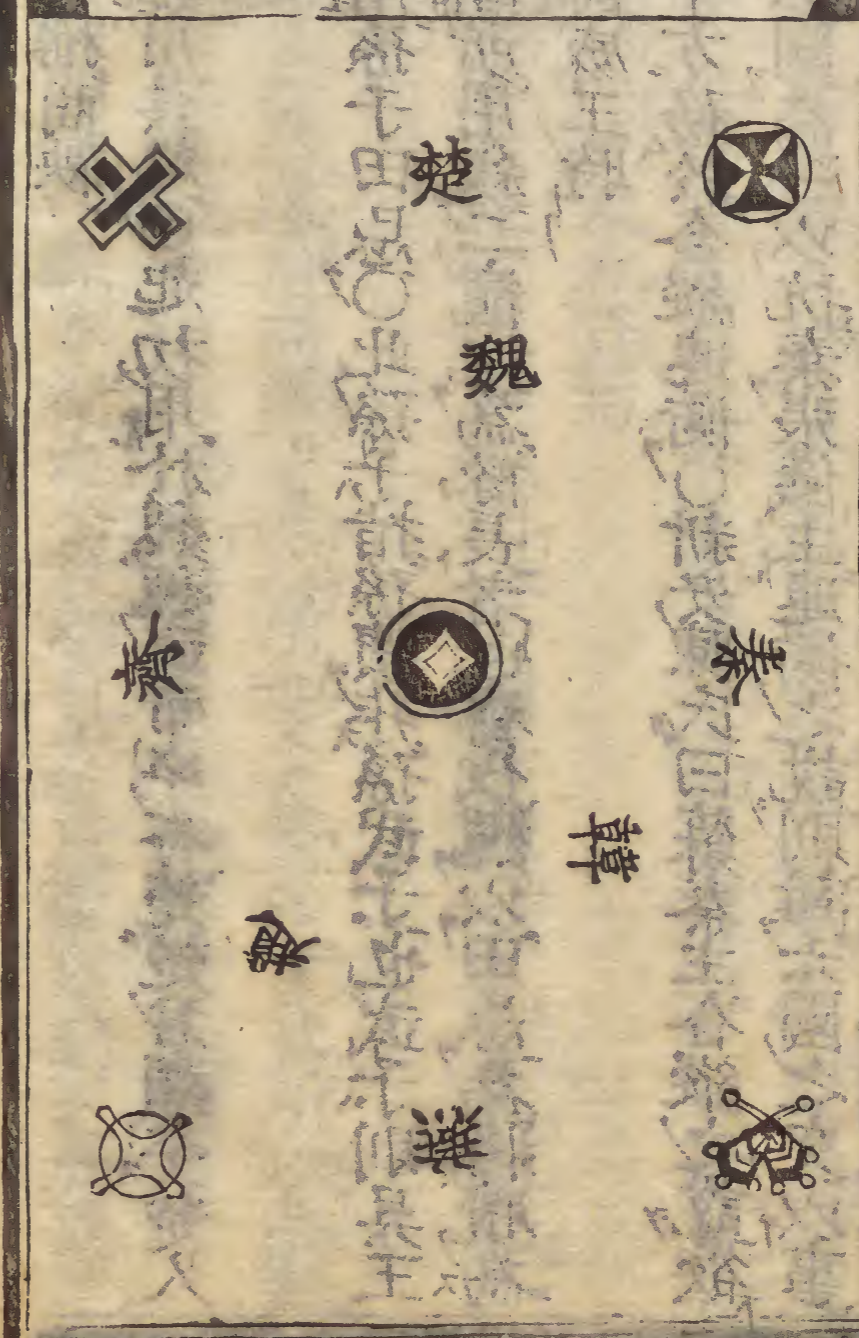
○齊用孫子田忌○此孫子指孫臏非孫武子也武子則吳王  
闔閭所用殺二寵妃為隊長者也齊伐魏以田忌為將臏為  
軍師威王時

○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縱之說欲  
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  
秦六國楚燕齊韓趙魏也史記蘇秦說六國從親以攢秦註  
以義利相合曰從親又謂之從約又謂張儀為衡人言主衡



者又毛遂定從。○史畧又謂蘇秦去趙而從解儀專為衡註以勢相脅逼曰衡詩經衡從其辭註東西為衡南北為從

七國地圖畧



○從衡二字之義當主史畧註以義利相合曰從以勢相脅逼曰衡如詩傳南北曰從東西曰衡者不切然當時二字之名所由起則是如詩傳之說也史畧註亦未得其所以然蓋秦居陝西以陝西而視山東諸國東西連亘其勢衡也故以秦而脅六國是主於秦也故曰連衡山東諸國則無西一面只以南北相合而為從故以六國合約以抗秦所主者六國也故謂之從耳

合從連衡論  
天下之勢輕重於權謀之中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夫天下之勢必有所在在德則正在力則偏在謀則變德者來天

下之勢者也力者據天下之勢者也謀者盜天下之勢者也  
 舉天下之太狗于匹夫之口押闔張弛惟其所命其為變也  
 不既極乎孟子曰五伯者云嗚呼為從衡之說何人哉周  
 失其德天下之勢渙然無所歸既久而為秦所據六國之命  
 皆制于秦朝夕喘恐撐柱之不暇故儀與秦也得肆其邪謀  
 詭計于其間太抵為從者多誅之以利為衡者多誅之以害  
 利害交戰于天下而不能辨故合而連連而合莫之適成展  
 轉眩瞖載胥及溺而後已固世之變亦謀之罪也二者曲直  
 固不暇論然就而論之從之謀在六國猶可言也衡之謀在  
 秦不在六國無可言也秦自孝公之後并吞之勢已成決非

大馬王帛之可事則六國之勢不可不合故秦說一行而不  
 下響如應然不數年雖秦也亦無以謀其身矣但以桓文之才  
 假尊王之義猶不能革一鄭之反覆而秦以區區頰舌合一異  
 為同一駮踈為親欲其久而不散豈不難哉儀乘諸侯不勝畏  
 懼之餘故得以劫行其說秦死乃得太肆而又解於武王之  
 隙不然六國之束手就擒授人以勢蓋不待數十年之後夫  
 下已為秦有矣夫勢專則秦以數千里一衡之地而卒并天  
 下勢分則齊及燕趙皆以二千里韓魏以千里楚以五千里  
 合從之地而卒并于秦由此觀之君子不能無憾於從約之  
 解也雖然秦嘗以帝業說秦不用而後為從于六國儀嘗倚

秦以為用見辱而後為衡于秦不然則秦之為衡儀之為從皆未可知也小人盜天下之勢而又反覆斃為其移身計如此六國乃視之以為輕重而於其時有孟子者其去其就皆愜然莫之計也是可委之世變而已乎如孟子之言行王政而王如湯如文王者雖一國可也彼六國者何足慨哉吾故著儀秦之禍以為利口覆邦家者之戒○史記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朱子曰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爾人不能悉記其詞又第四章

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孰讀七篇視其筆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也○程子曰孟子曰孔子可以仕云云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如此論孟子之知易趙氏怎生得到邵子亦曰子學不言易而深得於易又曰孟子善用易○如曰春秋無義戰曰春秋天子之事非深知春秋者怎道得出都是一言以蔽之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云云作孟子七篇

問詩書既刪於孔子矣孟子又何以序為蓋取孔子所刪定者而序正之孟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是時去孔子百餘年。則詩書豈能無舛逸失次者耶。○承上章言。既是所如不合。而道不得行於當時。是以退作七篇。欲以傳於來世。○清嘗記一書。載朱子之言。謂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貫串看。他是甚麼樣文氣。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故曾南豐謂書二典。亦臯夔輩人所作。以公孫丑萬章平日所問難於孟子者。觀之。似未能寫出孟子七篇文字。如此精粹。員活也。○愚謂孔子以道不行。晚年便贊周易。脩春秋。刪詩書。定禮樂。以垂萬世。蓋既不得行於當時。便當思以傳於來世。此所謂是這般時節。

則聖賢所作。是這般樣子。者。孟子道又不得行於當時矣。則其所以規天條地之規模。豈徒終鬱於胸中。而與其身俱逝耶。當時在門。又無卓然高弟。能傳其道而發明之者。又安得不一索筆為吾道計。以閑先聖邪。如顏子不著書。則以時有孔子在。且早死。至曾子。則有大學。子思。則有中庸。以此言之。信是孟軻自著。○文獻通考曰。晁氏曰。趙岐謂軻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萬章。公孫丑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

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見惠王且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諸謚亦恐為後人所加○又曰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意而不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岐謂秦焚書以其號諸子得不泯滅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四篇邪若然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此段斷從通考綱目亦以為軻後門人為之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暗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囑也持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愚謂程子謂韓子此語非是暗襲前人亦非鑿空撰得出許之亦幾於過矣蓋韓子此語全得於孟子見知聞知一章他是何等聰明人融會出來便成此一段說話○韓子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傳愛之謂行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  
 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  
 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  
 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  
 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  
 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  
 云 ○今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自有所指而程子朱子却  
 又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堯以是傳之  
 舜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者略同送文暢序曰民

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出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  
 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止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依  
 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  
 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於吾心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或曰孟氏之後有董仲舒如何不之與其所持所造似猶復  
 韓子曰視韓子則醇正過之矣若以配堯舜及孔軻如何得

地位小弱如何可進之堯舜孔孟之班行乎今以先儒所論  
董子者錄于後以備考便見董子之為董子矣程子曰董子  
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又曰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太毛公楊雄朱子曰仲舒資  
質純良模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又曰仲  
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誠意可以治天下國家如說仁義禮  
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  
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之欲何  
如也曰未嘗盡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  
不分明處曰也是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所質情者人

之欲命非聖人不立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  
不識性善模樣又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  
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又曰仲舒  
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其議凶奴一節婁敬賈誼知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又曰班固  
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又嘗說  
仲舒困善無精來又曰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  
氣象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  
如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須功又引孟子遵聞行知之說此一條最有助於學者蓋  
 道學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論語之知及仁守中  
 庸之博學篤行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  
 諸儒所及其曰道之太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又所謂  
 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也其言亦有補  
 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  
 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  
 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聖門淵源所漸當無漸於游夏  
 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  
 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笑哉愚按仲舒所言如此亦是工夫

真積得來本傳謂其下惟講誦三年不窺園以潛心于大業  
 亦是甚麼樣下工夫不然絕學之後焉能見得到此孟軻之  
 後庶幾焉者只董子一人矣若文中子也儘有志氣儘有格  
 言只是有此外華魔病吾道以誠實為主况又欲速故作續  
 經這也是器量不可大受矣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荀揚是誠有不精不詳處但不知韓子之見是指何處為不  
 精不詳耳  
 今按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  
 心之用養邪



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胡其自相戾耶

荀子論心為汗濁在下清明在上此語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汗濁哉汨於物欲而後汗濁耳今日汗濁在下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太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其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

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小過然亦不識性更說其道○孟子醇乎醇者也本出文集讀荀子篇謂其擇之精語之詳也擇之精以窮究言語之詳以議論言故以擇之精為先

○荀與楊太醇而小疵

太醇以其皆知崇正道黜邪說也小疵即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也○朱子曰韓子謂荀楊太醇而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太醇耳○慎到趙人田駢步堅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各有論著到嘗著十二論史記孟軻傳後○按論會大全孟荀楊醇疵如何篇曰言必堯

舜說必仁義孟之醇何如也。一則曰尊王。二則曰尊王。荀之醇何如也。適堯舜文王者謂之正。非堯舜文王者謂之馳。雄之醇又何如也。夫閱其書而考其本。玩其辭而究其源。則俱可謂之醇矣。獨不思聖人之作書。非為書。蓋為道也。凡與道背馳者。不足以為書。凡與性背馳者。不足以為道。彼其性惡之論。與夫降衷下民者。霄壤其視。無有不善者。孰為無莖之玉也。善惡之論。與秉彜好德者。徑庭其視。順杞柳之性者。孰為無瑕之璧也。大本既乖。雖其書極天下之雄。而豈足以掩其疵乎。大原既舛。雖其辭極天下之艱深。而豈足以匿其弊乎。雖微韓愈其醇。其疵吾固有以知之矣。反覆讀荀一篇。以

軻雄為聖人之徒。以荀卿在軻雄之間。傳取而例論之。若無所高下者。而其終也。以醇乎醇。歸之孟。亦以大醇歸之荀。揚韓子固為確論矣。而未嘗明言其醇所在。吾自其言性而論之。則知愈之所以為是抑揚者。思過半矣。○又曰。三子之醇。疵愈之論。則非矣。吾不知愈之為是醇。疵之論者。將為道邪。將為書邪。欲削前氏之不合。以附于聖人之籍。愈不過為書計也。異時原性之作。以為性之品。有二三子者。得其中而遺其上下。則未免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矣。慕孟子之醇。而未能同其醇。指荀揚之疵。而未能去其疵。則愈之為愈。特因書而見道。而非遺書而得道者也。○程子曰。揚子謂老子

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言其道德  
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  
皆揚子之失○龜山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  
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  
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由見得此理分明然後  
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大玄曰潛  
心于淵美厥靈根揚子論性為善惡說○  
此文集遂王損秀序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此文集遂王損秀序  
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朱子曰韓子亦未

必有此意但如此者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所性之近  
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  
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蓋以其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按韓  
文自孔子沒獨孟軻之傳得其宗下文云夫沿河而下苟不  
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  
至焉故學必慎其所道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  
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以此觀之則謂孟子得聖道之大全正宗而非偏  
岐末流之學信矣○韓子原道述大學乎天下必先治國一  
條而遺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述中庸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

治一條而遺夫明善誠身此非其偶遺之也吁此韓子之所  
以止於韓子蘇氏之所以止於蘇氏而不得以與於斯文也  
温公通鑑引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去居  
天下之廣居一句此亦是無頭學問也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按上文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  
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  
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唯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  
學出於魯子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  
道必自孟子始○愚按韓子此言只是謂聖人之道全體之

道也當時自顏魯外諸弟子惟得其性之所近未有能具體  
者其後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而於道之全  
體愈寡莫美獨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魯子為得聖  
道之大全故曰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又曰求觀聖人之道  
者必自孟子始正以其得斯道之大全正宗為非偏岐未流  
之學也學者必由是而觀焉庶乎其不失耳今觀程子註乃  
似不然豈以其放手足時之言為正見其全體不息而不安  
於小成處耶輔氏乃以用心於內說固善但不切耳○恐韓  
子見不到此大槩說學而已觀其徧觀盡識字面可見也其  
曰必自孟子始者猶曰顏子發聖人之蘊者耳正論觀聖道

必自曾子之大學始所謂初學入德之門者此言只是主孟  
 子言耳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程子註曰孔子言參  
 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放乎足之  
 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程子此言不是正  
 解韓子之言朱子以其可相發明故附云○按程子此註全  
 是參也竟以魯得之之意其曰觀其放乎足之言可見者以  
 其說吾知免夫見得是死而後已為實得斯道之傳耳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二句是  
 子雲之言自楊墨行正道廢以下皆韓子之言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云爛而不收

其指先王也出韓文集與孟簡尚書之篇此係截文其本文  
 一則曰先王之法二則曰先王之道三則曰先王之事又曰  
 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可見○大經蓋本中庸之大經上自  
 王朝之間以至父子夫婦房闈之內先王莫不制為之禮此  
 皆係五品之人倫事如儀禮典禮所載猶可見其略也○大  
 法蓋指刑政典章之屬如周室班爵祿之制當時孟子已曰  
 其詳不可得聞諸侯已去其籍矣至於論井田則亦曰此其  
 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可見大法之亡滅已多  
 ○存十一於千百  
 孟子所謂於傳有之者今皆無此書矣可見所存能幾然而

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僂矣無孟氏則揚墨行正道廢天下皆歸於無父無君之教而淪胥於夷矣○一說是真實至服左衽言侏僂觀晉滅三綱宗老莊而夷胡亂華者近二百年宋徽宗隳四維尚玄教而蠻狄入據中原馴至胡元遂主中國是也按此說較切實得左衽侏僂字面不虛

○服左衽言侏僂

衽衣襟也韻府謂裳之交接也侏僂蠻語不分明之意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書云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乃功則自古功高者莫禹若也故獨舉禹以推揚孟子之功○新安陳氏曰洪水溺人之身

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也○或問孟子便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輔氏曰未敢便道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至處以其知處言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孟子有功於聖門云孟子有大功於世○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蓋專指養氣二字不必謂義與氣單說氣之一字如何  
 便有功若上云有功聖門則無仁義與養氣又曰孟子有大  
 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  
 未發○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  
 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  
 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巽懦怯弱  
 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  
 也

學者全要識時

孟子有此英氣

孟子以道自任

英氣甚害事

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  
 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久安豈不以道自任  
 ○新安陳氏曰英氣甚害事蓋資質備者之辭○問孟子英  
 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寬大氣象較從容故卑者亦  
 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可及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又曰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  
 致其恭如飲醇醪令人不覺有醉譬之春風者物自然能使  
 發生也如此而猶有不入不行處則命也若孟子則不如孔  
 子多矣既是如此則其所以感人者亦未得如孔子矣程子  
 安得不責其備一說英氣害事程子為戒學者說非謂孟子

曰孟子既有英氣又有獨無害事處邪然則謂他人有英氣  
便害事孟子有英氣獨不能害事可乎程子是以全人來律  
孟子尚必為之回護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  
聖之次○蓋以顏曾為大賢亞聖而孟子次之其實犯孟子  
顏子並觀其氣象自有次第但難於口舌說說也料造詣深  
者當自會其云○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  
便可見且如水與冰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養氣  
象無許多光耀也○輔氏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  
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養  
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養氣象所以為聖其理一也○

孟子雖身有戰國氣習然也是賴有那粹面盎背四體  
不言而喻一段器宇所以致得當時人君無厭心而得全其  
大名也雖曰不遇終是所在當去就光明舉止軒豁其三  
宿出畫者自是捨不得齊王待遇之厚耳然亦可想見其在  
齊日儘亦積誠意以異其感發美不然何以為孟子○楊氏  
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  
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  
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  
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来人能正心則事無定為  
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



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耳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率是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殺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直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定為者此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處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萬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豈亦大快哉輔氏曰自堯舜以為萬世法至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此

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愚謂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只是王霸之分耳看他說天理人欲及計數等字○孟子之書所以救世而垂後也當時舉世滔滔皆沒溺於功利孟子所以遇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世之所以善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仁義而已矣所以托始於見梁惠王一章通七篇都是這一泉脉灌注流通○愚按孟子七篇皆在見孺子入井上得來蓋因見孺子將入井時一段光景而驗得人皆有不忍之心然後方敢排衆論之參差而斷然一以為性善既足性善則性中只有箇仁義何必曰利而七篇之書自此成

矣○荀子曰能定而後能應此語最好人但見孟子雄辯之應千變萬化而不知其胸中有主本特因形賦物而已以謂主本者何惟善仁義也工夫到也

四書蒙引孟子上卷之九序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四書蒙引孟子上卷之九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 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僭稱王○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綱目周顯王三十二年孟軻至魏梁惠王之二十五年也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惠王之二十七年也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按綱目於會徐

州以相王之年始書魏惠王一年則此所謂惠王三十五年者是自始為侯即位時計得此年數不是為王之三十五年也。為王只一年而薨見綱目周顯王三十五年下分註然周烈王之六年魏侯罃即位之年也。分註亦曰魏惠王韓懿侯元年蓋要其終也。惟太書則不假借未稱王之前則正名書侯如曰魏侯斯卒齊侯來朝之類既稱王之後則改書君如曰楚君類卒魏君罃卒之類蓋綱目辨名實尹起莘曰綱目於諸國未稱之前各書本爵至稱王之後通書曰君蓋不示其自稱之僭也。綱目此法本春秋不與吳楚例或疑朱子後來定說以孟子之書為孟子自著孟子何不辨名實此豈孟

子不尊周之說耶。然朱子又何為尊周曰時天命已改朱子亦不得尊周矣。故改書君而不純依春秋楚子之例謂之君者各自君於其國耳。然則孟子書王可乎曰此亦非後學所敢議既可以書王綱目又何為不稱王若曰孟子不必與綱目同律然則道有二乎。孟子綱目同是為生民立極為萬世立法之書此是則彼非容誰含糊得。今按綱目分註載孟子惠王問答凡王曰皆改作君曰如王何必曰利改作君何必曰利以下亦然頗見為賢者諱耳。或曰孟子雖說是自著然亦無甚憑證孔子所以終身不至吳楚朱子嘗責楚子西不能革其僭王之號雖說天命已改周然王者是有天下之號

既未能朝六國而一天下亦何必稱此不貼身底名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於其曰見梁惠王者陽貨先豈得不見之義也故集註取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之語○問惠王不必是就見迫斯可以見他只是厚幣來交耳何為獨往見曰孟子已言之矣季子不得之鄒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驚破他○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共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按此事之宜也是以處得其宜者說不是據事而言據事而言只喚做理不喚做義處物為義故事之宜也一句當如此看但以其所以得其宜者出於心故先著心之制一句朱子又曰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就到處置合宜處也此却不可曉如此安得是

性是義亦一半在外了。○朱子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問人所以為性者五獨舉仁義者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疊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

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真得孔孟之要旨。○愚按此說亦未然所謂論註先言愛者是有子孝弟為仁之本章蓋有子之言主愛上說故曰為仁謂親親仁民而愛物者也。所以註先言愛又不干孔子以隨事發見者言况仁遠乎哉。顏淵問仁註只言心之德而全不及愛之理又何先愛之理之有。若孟子並舉仁義是以體用言而仁義又各自有體用則先體後用者立言解義法當然也。縱孟子無仁人心之言亦當如此解。○諸葛氏曰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此亦未是讀者詳之。○東陽曰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該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合體用愛為

用其理則體也。○愚謂愛之理對心之德則為用若對心之制事之宜則仍又為體蓋體用無所不在所謂交羅錯綜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者真至論也

○孟子嘗言說太人則藐之以其在我自有一段高似他底正經本子在至如問對之間他都有二段出他頭上底正經議論在梁王問利他便有仁義來換了他齊王問桓文之事他便有王道來換了他蓋其所據者正才又非常所以迎刃而解觸着他的都自分做兩邊去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所受用者此而已矣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求利自上始其下化之皆求利畢竟其害歸於上仁義亦自上始其下化之亦皆仁義畢竟其利歸於上○萬乘之國其君必千乘之家必百乘之家此分明言上下交征利畢竟上入受虧也看兩箇必字

○千乘之國千乘之家辨

路史國名記第二十九板云家國之稱抑又不一孟子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一皆曰國周官朝大夫且稱每國是國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國夫豈非公侯卿佐護度以事其上則全在臣節制以禦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道言之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

謂諸侯矣所謂內諸侯也○萬乘之國地方千里也凡言方  
 千里者謂四方千里也○王海地理通釋五服章曰以周官  
 大司馬九畿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  
 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為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為二百五  
 十里○此說與王制不同見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  
 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也

<small>為方十重</small>	<small>里書</small>							
	<small>大國地</small>							
	<small>方百里</small>							
	<small>之圖每</small>							
	<small>孔重</small>							
	<small>四方皆</small>							
	<small>百里也</small>							

次	重	地	國	方	七	十	里	圖

王制云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也愚以此推則地方百里者  
 為方十里者百也地方七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七十也方五  
 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五十也

四書家一  
 孟  
 六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小國	十里								
地方									
五十									
里圖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愚意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千里出軍千乘者也入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者特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但此處朱子太註公明謂天子之公卿蓋本萬章下天子之公卿受地視侯說大抵是要家字端的未可輕疑妄議○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上取乎下是已下如何取之於上蓋天地間之利只有此數上求利便着取之於下下求利便着取之於上矣不然取將何之如魯季氏攘奪其君是取之上剋剝其民是取之下大夫雖為君之下猶為民之上也若夫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則非取之於上而又將誰取○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當地三百一十四里有奇為方百里者十



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故刑法志云與集註  
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愚謂  
程氏何不直疑孟子之誤而乃謂假設言之然則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太公之  
封於齊亦為方百里者豈亦假設之言邪○東陽曰萬乘之  
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槩  
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軍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  
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軍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五百十六里  
有奇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  
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然按太學孟獻子曰百乘之家

不畜聚斂之臣則已先孟子言之矣豈彼百乘不謂大夫耶  
○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軍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  
曰輕車甲馬四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  
步卒七十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  
十四人共七十五人甲士三十一人分統○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  
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  
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太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正韻輜庫車也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此最不可曉且如天子畿內千里只得萬乘其公卿諒非只

一十人欲每人各取其十之一則萬乘盡矣天子又於何而取給愚謂取字之義只是君十卿祿之意言以公卿而所取萬乘者得千焉以大夫而所取千乘者得百焉未知是否以俟明者大抵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只是君取其十臣取其一耳不然當如上條所疑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上下之間各安於其分之所當得所謂義也苟為後義而先利則稱欲以求寧有底極耶必盡取乃已然亦有未已如漢武帝隋煬帝又欲兼四夷跨三代故愚嘗謂充其求利之心必見害而後已所謂盡心力而為之後

必有災○單言義以義利相對言也兼言仁義亦對利言然該體用之全也新安陳氏曰仁有溫然慈惠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充切文曰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臣之故單言義亦通新安此子說亦無害若論所安姑守愚見○未嘗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上文只曰亦有仁義而已而此則又加以未有遺其親後其君者蓋直是要說仁義自有其利也仁義既自有其利如此愈覺得又何必曰利○此利字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利之利不同此利是仁義中之利天理之公也故始終是

利而無害上條所言利是仁義外之利則人欲之私而已故不免於害也○本文仁義字似指在下人言故有君有親孟子只繫就在下人說便見得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利却歸於上○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箇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入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程子曰義所安處便是利固是但不當把在此處說非孟子開導惠王之本意○雲峰胡亦曰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入君躬行仁義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

庶云○新安倪亦說仁義中之利仁義外之利而曰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愚謂此語尚欠別白如此則是在下人之利抑不是在上一人之利○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此句最好所以見得性本善

○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一則愛親尊君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一則不奪不厭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千里之謬也利與害之分義與利之間耳此所謂毫釐之差○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尋畫字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耶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此太史公是朱子稱司馬遷非謂其父太史談也馬遷自叙所稱太史公則其父也父子相繼為太史故俱稱太史公○東陽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造端托始之深意○謂仁義與利之公私及求利之害仁義之利也連上文云云都是深意處不可謂只是說仁義亦不可謂只說在義與利之辨須無說到利害詳其文意自見○詩秦風權輿傳曰權輿始也小註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造端如造衡者必先為權造車必先為輿托始謂於此而始也○拔本塞源○本源害之本源指利

也觀上文一則曰利誠亂之始也又曰常防其源也又曰好利之弊又程子曰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又曰救其弊可以見矣○拔本以草木言本根也塞源以水言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臺池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蕪臺池言○賢者亦樂此乎故欲做泛應說賢者非也如此則孟子所對非所問矣還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孟子則答之云矣

○古之人與民偕樂  
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久治岐之政是也不必蕪言勿亟之命

又頒於經始之日亦為與民偕樂也蓋詩人言經始勿亟是與下句庶民子來相呼應言文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亦自急也以見其得民樂之意聖不自成之成之急也又追言之日方其經始之時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亦自爾其急也所以不日成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在靈囿云囿中有沼也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詩人語次蓋如此

○故能樂也

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不然亦何以能樂王辰會試講借樂處咸和之政素孚於治岐之日勿亟

之令又布於經始之時是以戒民勿亟為借樂矣信然則當時倘不戒以勿亟民有不予來乎若泛論勿亟亦是愛民處則何不可○饒氏謂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身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意亦好不然文王之視民如傷忍苦投之以供吾樂耶○論範引詩曰文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證也王在靈囿鹿鹿濯濯此皆和氣之所薰蒸盛德之所感召國風定中曰秉心塞淵騶乳三千漢史載魯恭為中牟雉馴于桑之類皆是○於物魚躍於嘆美辭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鹿鹿攸伏正同皆是民樂文王之所有非可謂文王自嘆美其有是魚

躍也○南軒曰孟子欲答曰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久之道不常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楊龜山曰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園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折利害之所在使大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民反歡樂之指庶民予來不自成之也不是也謂其臺曰靈臺以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

觀惠王自負其盡心恤民而訝其民宜加多而不加多者意亦為歲凶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且一則曰河東凶二則曰河內凶要其實則其民之飢未必皆歲所為也由惠王不能行仁政而暴虐其民耳夫既不能行仁政而暴虐其民則於今雖費力於移民移粟亦何救故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漢文帝水旱責躬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益加此益字即加字之義○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末段集註明白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移其民於河東○移河內之民於河東也

○移其粟於河內○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也○設若河內河東

俱必則惠王又將何以處之甚矣為國在行王政也王政行則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所謂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者矣○寡人所寡者德也註曰言寡德之人也

○王好戰請以戰喻止百步則何如○這都不似聖人辭氣雖說得恁活落折得來痛快終是於誠意動人主上欠幾分愚謂若於誠意動人主意思十分重則應時間自無此許多闢闔變化講論先儒謂子季未免有戰國氣習此所以做人必到聖人地位然後為盡善盡美

○填然鼓之○鼓字非虛指戰士之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

是鼓之於是復鼓之者一例○兵以鼓進以金退依此註則大司馬之法鑼進鏡退此亦太略之辭然後世戰陳皆以金退蓋自戰國已然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此且未追察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亦醫國之術不得為之護疾也矣○惠王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此正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農時與農隙不同農時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依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註

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  
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豈必皆至冬乃  
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何曰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  
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此時  
之說也太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要把田獵  
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况此主農時言故曰謂春  
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云也興作興徒作事也田獵  
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未知是否○穀專指稻不兼黍稷麥  
菽也黍稷麥菽不必皆春耕夏耘秋收也一說正不可如此

拘此因天地見成之利而為目前之計如何必兼黍稷麥菽  
而專種稻乎春耕夏耘秋收亦太槩舉其太畧云耳○論理  
當兼說方是春耕夏耘秋收恐亦舉其太畧耶穀蓋本謂粟  
故字從禾以黍稷麥菽亦穀屬故謂之五穀又以凡蔬果之  
類皆可以養人之生也故謂之百穀歟正韻謂穀者百穀揔  
名想亦因太易百穀字言耳舊蒙引無此段  
○數畧不入滄池○必用四寸之目也滄池二字平看滄地  
勢自然者池是入所鑿者  
○斧斤以時入山林○山林之分高者為山平而多草木者  
為林○斧斤當有別賈誼治安策曰至於隴臄之所非斤則



斧也。但考之韻書俱無一義。當再詳之意者。有大小之別。之類。說文斤。斫木斧也。正韻引莊子。斲斷鋸制焉。又劑斷也。斧蓋今之斧頭。斤蓋今之鉞力。蓋斧以破之。斤以斷之。故曰劑斷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厲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物。命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毋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鄭司農云。遮列守之也。○雲峯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文王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者。文王愛物之仁也。又曰。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正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既能令其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舍。是而他適。此亦應前而加多之意。若不能且因民所利而利之。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則民心有離散者矣。元許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云古今立國。太要在得天下。心得其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可不勞而理也。所謂紀綱法度。施行有地者。正此所謂王道之始之意。○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為本。○養生喪死。舉人世之始終也。○喪。讀如字。不音去聲。喪謂死而喪之也。○抑。又論之。五畝宅百畝田。鷄豚。

狗彘之畜獨不可以得民心乎。而此獨為王道之始。何也。曰。當法制未備之時。且要安插吾民。使得將就生理。所以收攝民心。使無至於渙散。所以為王道之始耳。如漢高入關。悉除秦苛法。而王基遂定。唐高祖始定河北。亦能安民。故民歸之者。如市。皆是收拾民心於大事未定之時。

○五畝之宅

二畝半在田曰廬。一畝半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於邑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禮記王制曰。五十始衰。非帛不煖。禮記王制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惟

孟子以為五十年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大註本後篇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此孟子自疏也。安得偏據漢儒之王制。○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察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積。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八十自備。九十五大。此皆古之制也。

○鷄豚狗彘

豚。稚豕也。彘。相承言。此豕也。然考諸韻書。並無此。明訓只云豕也。惟正韻。豚小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蓋麋鹿之大

者豚豕之小者曰麋又曰鹿曰豚又曰彘無舉耳應人註曰  
子○狗有三守狗獵狗恭狗此是指恭狗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  
雖有田百畝而民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與上  
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庠序指鄉學非謂國學也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此說  
可從蓋春秋教以禮樂又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

在所教耶但以此為重耳或者只見集註云既富而又教以  
孝悌即以此為憑謂本文謹庠序之教全虛說所教者只是  
孝弟而已若果只是孝弟亦不用申字申重也以此為重  
而小寧及覆之也既以此為重則有在所更者矣集註特以  
其所重者而省文言之耳○既曰申之以孝弟之義則庠序  
之教不止孝弟明矣孝弟特其重者夫人倫有五而詩書禮  
樂亦皆教也

○畫法制品節之詳○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  
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看來此說亦無憑據蓋法制固所以  
品節之也况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

曰五十七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條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無得品節了又或以五畝百畝為法制勿奪其時毋失其時為品節亦大牽強一說田宅之類為法制庠序學校之教為品節○又樽節之節與下條法制品節及制度品節之節大不同故狗彘食人食一旬只與五畝之宅一條相反看可也○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以集註此句觀之上節饒氏所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又若有理然自傍人觀之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亦是一制度品節也○又

一說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此即所謂殺人以政者也

○刺人而殺之○刺人而使之死復是殺之也非謂既刺而

復殺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餓

莩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是人之死者我也非歲也今

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云○註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

意異矣蓋先王在上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於此

尚為之制惟恐民用之不繼且又必五十者然後衣帛七十

者然後食肉於人尚為之制惟恐其濫用而無節况於狗彘

其肯使食人之食乎○此句上面須知自集註下惠主不能制民之產一句起○當時惠主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舒目前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只謂劈初頭便只是不違農時數畝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知民只管塗有餓殍等你不違農時數畝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濟得反是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斷無迂闊事且是時民既有飢色野有餓殍矣聖人通變宜民雖使數畝入洿池斧斤不以時入山林亦可也○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身上文所謂移粟者是民粟耳初

問讀移其粟於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及孟子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愈見惠主之不得罪歲而其惠之小也亦甚矣倘所移是在官之粟孟子豈故面誣之哉蓋所移者只是科率不凶之地之民之粟而已故又有樂歲終身苦之言安知此類不以及之○初觀惠主之問似若無罪歲之意然孟子一聞其言遂得其意於其所謂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數字內就見他是欲歸罪於歲以為我雖盡心如此然民終不加多意者天殃下民而奪之歲人力終莫如之何耳况其所問一則曰河東凶一則曰河內凶再不曾省及已之政有未善處而一惟歲凶是置

象觀下章。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惠王欲罪歲得乎。

王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云者。蓋合則從。不合則去之意矣。如云君臣皆以義合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義主之謂也。見其以不合者也。○項羽怒楚懷王如約之言。而尊之為義帝。義字最不好也。春秋所謂將者在此。

○寡人願安承教。按上章孟子之於惠王。既曉以承惠之不足。以得民。又備舉王道之始終。告之以見其所以得民者。止在此。而不在彼。末又指其所行之病民者。以諷切之。惠王蓋

有感於其言。至是請於孟子曰。寡人願安承教。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凡安字多對勉強言。○孟子向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為惠王計者。今日切務。惟在除去目下所行之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凡害之除。亦利之興也。不然。雖縷縷於王道之陳。何益哉。此即所以教之也。○若不早除虐政。吾見民不堪命。將有離散於四方。或顧而之他者矣。可不知所務哉。然以惠王狃於故習。猶未知其所為之病民。一至此極也。故以挺刃一端。先發其意。○皇極經世第八篇曰。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之可趨也。而况又以刃

殺天下之人乎愚謂政之殺入即此所謂無生路可趨者也  
 ○綱目宇文周癸巳年齊主遊南苑殺其從官六十太發明  
 云先儒有言無以政事殺人民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則曰政者入心之術也刃者入體之  
 此亦所謂苛政猛於虎者也既又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  
 無以異也孟子乃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  
 矣蓋王之庖則有肥肉矣王之廐則有肥馬矣且肥肉何從  
 而得肥馬又何從而得豈非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哉於是民  
 則有飢色矣野則有餓莩矣夫因獸病民以至於飢而死是

率獸而食人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此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刃者也○獸相  
 食一條極言人君有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作偏一條  
 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惟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所以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也此非率獸食人而何○提出為民父母  
 字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人君知其有作民父母之責則如  
 保赤子之念自有不容已者矣夫父母之於子寧有忍虐殺  
 之者乎此孟子之善於啓迪不可及也  
 ○為其象人而用之  
 不必說割殺入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偏

者象人以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况使民饑而死為真虐殺其民者耶其言不仁也○中古易之以備蓋世俗人所為非周公之制作也新安曰作備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愚謂孔子之意未知其果在是與否然以愚論之始者之為芻靈猶為不仁蓋既有芻靈又則自當有木備出來既有木備久則自當有殺人以殉如秦二良之殉穆公者矣然則始為芻靈者其無後乎朱子註曰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夏似人形而已愚謂雖曰畧似人形畢竟是象人也但太古之時雖象人而不能甚象至中古工巧日興則自有面目機發而太

似人者安得全不提為芻靈者之罪而專罪作備者耶孔子蓋特遇備而發耳

○愚謂夫子無後之言發於深惡痛絕之情耳不必如此求實且穆公後至二十七世始絕殉葬之報亦太緩矣又始皇乃不韋之子陰易秦祚縱不殉葬理亦當絕矣○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備又不幸而至於用之然作備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



葬後末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按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今孟子但直  
斥其虐政之殺人而終無一言以教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  
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  
以教之也况王政之詳已前告之矣上章所云是也今惠  
王既是安意以承教則宜急改此等所為矣不然雖有仁政  
將何施乎古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蓋除害則興利也孰謂  
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耶  
○願比死者一洗之  
不可謂死者為太子申亦不可謂九死於戰者是捐其先人

言也毛遂謂楚王曰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蓋辱及其先辱之  
大者也此是惠王問討痛切之詞謂晉國當我先人時天下  
莫強焉及寡人之身乃喪敗如此寡人耻之所以欲為先人  
一雪其耻故孟子解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雖敗衄猶可  
為也莫如為仁耳又實之曰仁者無敵何畏乎秦楚之堅甲  
利兵此一句當如此說則前後意思都照應矣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下文四條皆是推明此句之意故註中能行仁政則天下之  
民歸之者不可說太早惠王此問即是前面亦將有以利吾  
國乎之意孟子之答亦即亦有仁義而已矣之意○地方百

里而可以王况以堂堂千里之梁何以見百里可王王如施  
 仁政於民云云○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  
 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  
 方丈之義同又以下篇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照之愈見從  
 前或以為四方之方者俱謬

○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仁政又不止此二  
 者此特其大者耳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任政  
 裏面事故曰自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先於此二者  
 又當時切務也故曰本自如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

不孥之類與九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也○惠主當時  
 病痛之切者最是嚴刑重斂故孟子告之以此觀其厚斂於  
 民以養蠶豳其重斂可見民既窮矣而又斂之重負不得  
 不嚴刑罰以督促之不然不能辦矣此漢武帝之所以不得  
 不用酷吏也○輔氏以深耕易耨為薄斂所致孝弟忠信為  
 省刑所致蓋由不知二者相因之理而為是費辭也

○深耕易耨

深耕深於耕也不苟且鹵莽而已易耨易治也如喪與其易  
 及易其田疇之易有整齊齊飭之意與深意相類俱是得盡  
 力之意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

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貼可或曰不分為是蓋血  
子曰仁義忠信忠信可上貼仁義也則亦可上貼孝弟孝弟  
獨不用忠信乎答曰事兄亦可謂之孝乎事父亦可謂之弟  
乎事長上亦可謂孝弟乎然則不容不分矣若以忠信全貼  
孝弟則孝當屬父兄弟當屬長上如何得單言仁義可以忠  
信貼之若孝弟則亦不用忠信字矣雖曰誠於孝弟亦只歸  
在孝弟內矣但孝弟可分貼父兄忠信不可分貼長上長尊  
而上卑也○一說據大學章有事君之孝有事長之弟則孝  
弟忠信通說事父兄長上亦可

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尊君親上字屬本文可使  
制挺一句其即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者緊緊連帶  
着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一句出事長上以平時言也  
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  
樂於效死○夫甲兵固非挺之比而秦楚之堅甲利兵又非  
他國用兵之比今而云者民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故  
也

盡也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盡也以心言以實以行言○愚  
謂以本文觀之自省刑罰至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似都說仁政之施當如此以下文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云云照之尤見其然蓋仁政兼教養如上章所陳意愚非敢悖聖賢也有所疑而不得自解耳

○彼奪其民時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止兄弟妻子離散

何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而意亦方定○彼

奪其民時不必謂是重刑罰厚稅歛然究而言之既奪其民

時必非能省刑薄歛者○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耨云

○夫誰與王敵

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我亦安能取勝秦楚之

堅甲利兵又豈吾挺所得而撻也哉○或曰可使制挺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謂吾民樂於效死也非謂不用廝殺也

若不用廝殺則亦不用制挺矣蓋此是以吾得民心而言其

實不用戰故有下文之言

○王請勿疑

一說是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言又一說是請勿疑仁者無敵

之言按本意似以百里可王之言疑於子闢故引仁者無敵

之言以實之蓋以仁者無敵之言觀之則百里可王之言信

矣故又勉使勿疑也前說為長蓋百里可王之言乃此一草

之太指下文都是申明此一句非是有仁者無敵一句道理也。此章主於百里可王仁者無敵之言皆是客詞也。太註云。百里可王以此而已亦提撥得緊急。

○孟子見梁襄王

孟子見梁襄王為其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云。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下吾道之興廢。不然至彼何為今見襄王氣象如此其不足與有為決矣。故出以語人而去之。此雖無可考證然以理斷之決然是去而從他矣。不必有傳記考證。○看來天下有可一之理孟子又有能佐其

君以天下之才但襄王未有一天下之器且孟子既有去志而述此以語人蓋其所以望斯道之行者至是已盡况當垂暮之年已有吾已矣夫之怨矣。讀者於此當知聖賢不遇之不幸然此一段議論所關繫於世道君道者甚大不可以不傳故出以語人而且以垂後世。

○天下惡乎定

言天下當何所定謂定於誰也。學章答之以為今天下之勢分崩離析如何可定必合于一然後定也。今既未有能一之者奈何可擬定於何所乎。於是襄王隨問曰孰能一之言當此之時天下諸侯勢均力敵孰能一之也。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此亦觀其時何如在戰國決然如此湯武若不遇桀紂終身  
 只是諸侯故周公不有天下是以孟子以五六月之旱苗得  
 雨為喻而上章言百里可王亦必以彼奪其民時者為言斷  
 斷乎其然矣

○孰能與之

言當此之時君各民其民各君其君孰得而歸之也當時  
 列國既各有疆域則各畫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似亦  
 難矣必在所禁制也下文沛然誰能禦之正是答此意  
 ○誠如是也民歸之

誠如是該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二句望與歸否同歸挾携來歸望引領而望直說他得民心之  
 向慕○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重在  
 猶水之就下上蓋上文言引領而望是聞風而向欲歸之之  
 急誠然如是民遂即歸之其勢有若水之就下沛然其莫可  
 禦矣誰復得而制之○孟子真是善說辭蓋不先看今天下  
 之民皆引領而望之一句亦無緣起得民歸之猶水之就下  
 而莫禦之意惟其不嗜殺人而天下皆引領而望之此民歸  
 之所以莫禦也設使其心不吾向則未必能遽吾歸而莫禦  
 也此數句斷然是如此看太槩自如有不嗜殺人者至誰能

禦之不可十分斷故木註云天下悅而歸之○或要把其如是孰能禦之與下文誠如是也至沛然孰能禦之相對看亦非也蓋其如是孰能禦之就指苗之勃然與言下文曰誠如是則與其如是語意不倫矣况下句又更出一民字如何盡同得若論其大意則固兩柱相對也以苗之勃與於文旱之雲雨喻民之樂歸於嗜殺命之不歸殺者此節重在今天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之者及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二句因兼王不曉而問孰能禦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此○初年讀此覺亦似有迂闊意今究論其理蓋我國之民既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彼國之民又皆疾怨其上咸有後后之

望是惟不往往則必勝矣故湯之付一征而民有后我之怨武王之伐商也民皆雲集相迎決然是仁者無敵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決然是不迂闊若徒欲以兵力取勝以雪其憤則愈遠愈難而反失之矣蓋孟子之言句句是事實者如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齊宣王名辟疆辟音壁疆渠良反○許東陽曰集註作開關封疆說則上音關下音姜作開除強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區良反許氏此言正以元註不分曉上音壁既是開關之辟下字渠良反則又是強暴之強於義不協故此正之今定依前

說作開關封疆之義以此為名或者其有是志也故以命名  
故嘗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撫四夷  
云昔趙元昊名曩霄亦此意若作闢除強暴讀於義固通然  
恐當時人君之志於求所大欲意更重也此雖不繫太義然  
義理無乎不在亦須秤停較當方是

○此章當學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  
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足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  
王如何及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  
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

畝之田可以無饑鷄豚之食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頒白不負  
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  
而竟路以開導之耳吁若使為人臣者論事皆如此假遇願  
治之君豈有不能亮輝其君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

所問在此所志在此也○朱子曰事者營霸之事營霸謂經  
營霸業也以言其經營霸業之事大抵皆先詐力而後仁義  
也以故孟子不欲宣王聞之

因當時無道其事者故後世無得而傳焉惟其無傳故臣亦  
未之聞也○王句意相承○王氏若虛曰齊桓救邢封衛養亂



為功晉文伐衛致楚陰謀取勝一君他事亦多類此

○無色則王乎

太註無色必欲言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道至重對上文桓文之事說說王必欲言之不止豈以其為王天下之道乎此說非甚矣孟子之善言也梁惠所問在利孟子不言利而言仁義然仁義自無不利也齊宣所問在霸孟子不言霸而言王道然其功效更萬萬於霸也故始也似拂其志終則實有出於其意外之望者此孟子之所以為命世亞聖之大才而其辨謂之雄辨與

○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德字輕看不必云齊王以正道本於德也只是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云

本意言卿試度吾能保民否也乃不敢實言而謙之曰若寡人者豈亦可以保民耶言恐不能保民而王也故孟子下文屢屢於不為不能之辭將以豐鍾豐本豐和今曰豐鍾則是因鍾之豐而豐之使豐者不復豐也作活字看豐鍾之豐如子有亂臣下人之亂字意豐和之和與隙義同豐鍾之豐謂填豐也如古人以亂為治義一般○豐鍾亦有豐鼓後篇師行而糧食下小註曰君以軍行社豐鼓亦解作殺牲以血

塗鼓鼙也

若無罪而就死地

○無罪指人言然則牛豈有罪乎蓋宣王平日惟知人之無罪者使之就死地為可哀以為至所不忍者也一旦見牛之敲棘乃亦覺有似乎此者故不忍而以羊易之分明是見牛未見羊也○一說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何嘗是以人為况曰以牛無罪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也○上既言其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而就死地明矣故此承而言之不心用若字也○一說若無罪而就死地正指此牛敲棘之情次言之言似若無罪而令就死地然者如此說方於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一句為無碍而於若字亦有安頓此似不如前說

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必欲生此牛也天資如此孟子安得不拳拳而日望之

是心足以王矣

○既曰是心足以王矣足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何意蓋緣着不忍字要生議論是心不忍之心也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乎達之於其所忍仁不可勝用而王道畢矣○一篇生意皆在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二苟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只從此生議

論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亦不消如此說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了又何消解剥蓋孟子此三句話意思直是欲王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今齊王夏不見有察識之意只管答得冷淡來所以孟子又設法以開之難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云云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也王又只恁順承將去都無益殺孟子乃為之解曰無傷也云云才起得他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一問○既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

子著此兩句所以提掇箇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王也此兩句又以為下文根本然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觫一句遂堅執着不忍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是心足以王矣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為有此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百姓皆以王為愛也一句亦甚喫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啟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以王矣他不曉問便只恁地說了甚矣孟子之善于言語也○以羊易之亦無許大見識然當時若

計較者則不成易矣。惟其無計較，所以見其為一時惻隱之真心所發，見而有符于仁術也。此正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者也。○又此事在孟子開導齊宣則云然耳。若在聖人，則自能遠庖廚，縱使見之，亦不至以其骸棘而改用羊也。蓋宣王之易羊者，仁也。聖人之不必易者，義也。此時正用義之時，所謂食以時，用以禮者，若易牛之事，只可於無心中一行耳。如每見每易，則於道悖甚矣。故曰：孟子主於開導齊王，則云然。又觀孟子之開導時，王處每每生權立論，如齊王嘗自病其好貨，彼則告以好貨無傷與民同，則曰：王自病其好色，則又告以好色亦可。

王以至好勇好裕樂，皆謂其無傷而就於其中，斡旋之使進於王，真命世之大才，可與權之君子也。○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入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及其本而推之者，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直是要繳出他見牛未見羊一句，惜乎王之不能然也。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夫孟子固知王之不忍也。今而曰云，乃亦似以王為愛然者，特故為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耳。設使王能反求而

得其本心則如何曰只是認得是見牛未見羊便都了此却  
是真情也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是反辭不宜直辭言我若吝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  
所謂是誠何心哉所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蓋被孟子難  
得來迫自迷其向日處心之所以解不得開了始得自伏將  
去然實則是不忍也非愛也○問當時宜王若能反求而得  
其本心則將如何為辭曰合當言見牛未見羊也于今言之  
於我心猶戚戚焉即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便快口  
見牛未見羊也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言不可自沮了決須行得透未  
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言初未嘗有不忍之心之可遏  
於事何所妨得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心可言故曰理而  
已蓋理素具而心隨感而發者也理亦仁也即所謂性也心  
則統性情見牛未見羊也則其為不忍而非愛也不待言矣  
○惟其見牛未見羊故以未見之羊而易所已見觥觶之牛  
使牛與觥鍾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術也此仁字就發用上  
說其本體具於心者用不得術也○術謂法之巧者於難  
處之際而有善處之方是謂之術得術處只在兩全無害上  
○小註朱子曰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

無終窮擴充得去有其盡時此言人心為仁之宅如今日見  
 牛而惻隱之心固發矣設見羊之觶觶則又有惻隱發焉雖  
 至於千百千萬九見有不可忍處皆隨感而發無有盡時故  
 曰仁不可勝用○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固是矣然獨柰豐  
 鍾何若但以豐鍾之不可廢而終殺之則一念之仁自我而  
 發亦自我而過矣今又姑全此牛以行此一念之仁則豐鍾  
 之禮又自我而廢矣故以羊易牛為得其術然初來齊王之  
 以羊易牛亦未有此巧妙見識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  
 意主於開導故為是獎誘之說○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言不忍食其肉者言不忍食其肉也夫

觶謂將死而哀鳴也若平時之觶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一不  
 忍食其肉耶○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齊主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便正是符著此理則是一  
 任術也○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為不能屠屠然  
 以其所未見而易其所見也○預養其心即廣其為仁之術  
 也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過不得施者  
 矣故其任術自廣蓋有不勝計者矣○君子之於禽獸也至  
 遠庖廚也此因見牛未見羊及之乎聖王開導齊主本意不重  
 在此○庖廚取烹魚之義周禮有庖人廚有屋也○夫子

言專指任術一條  
於我心有感焉

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感感者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得外求於我心有感感焉正被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了使得他前日見牛齧觶之光景宛然如在自要見得此心不從外得意依舊是前日之心復作豈待外假反而推之在我而已呼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哉○於我心有感感焉乃知此心不從外得此一句最要看得子細是孟子所以斷知王之可以保民處故又曰是心固有不得外求

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齊王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孟子答之若曰惟在反其本而推之耳故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反其本只仁良是本以民對物下文云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也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舉斯心加諸彼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所謂反其本而推之也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所謂由親親推之然後及于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此正反其本而推之也齊王却未知如此做去故孟子又拳拳於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之間○一說未知反

諸心而推之以保民也末善及其本云者謂從頭起也即所謂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云云此句即張南軒所謂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者也

則王許之乎  
註許猶可也猶言准他說否○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此仁術猶言仁道不必與上文一例看為上文有難處者故術字重此則泛言身○一說只是上文仁術但是推廣出去更無難處善處之說矣此說為正當○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

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毋及其序則是○天下可運于掌言四海可得而保也天下對上人字天下則盡乎人矣對下文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推恩天下可運於掌只保四海然又必曰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故字承舉斯心說來而與下面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反對說○本註運於掌言易也蓋即上文莫之能禦也及足以之意  
詩云刑于寡妻云  
○引此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揭一心字出應前是心字是心也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亦此也如



此則天下可運於掌是心足以王矣此之謂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存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有欲不作效言只作保民言者愚謂一則碍推恩二字已有保民在內了。二則又碍足以二字隔着姑得作效說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寡兄弟家邦盡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詩之所云舉斯心加諸彼也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心字最重通此一章是心字做骨子。

